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暢觀

第五冊

會真記



元祚

黑心符

于義方

南柯記

李公佐

枕中記

李泌

高力士傳

郭湜

白猿傳

闕名

任氏傳

沈既濟

袁氏傳

揚州夢

顧負

于鄴

會真記

唐 元稹撰

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亡幾何、張

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末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

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
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
命女鶯鶯出拜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
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
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
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
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
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
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孃

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腴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純綺閔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

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扳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

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

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孃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

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

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
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
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
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
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
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
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
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一拂琴鼓霓
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

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
明日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
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
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燿
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
耳伏承示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
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
忽如有所失於誼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
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

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
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
不忘幽微眷念亡歎鄙薄之志無以奉酌至於終始之
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
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
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
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
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

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紫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

屬詞因爲賦崔孃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
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孃一紙書河南元
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
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
綃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
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
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
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
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

翠合歡籠。看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
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
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
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
啼粉流清鏡。殘燈遶閨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
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羃羃
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
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稔特與張厚。因徵

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